

《乌龙院》

主要角色

宋江：老生
 阎惜姣：花旦
 张文远：丑
 刘唐：净

情节

山东郓城县押司宋江，曾援助掠夺“生辰纲”的晁盖、吴用、刘唐等人。晁盖等投奔梁山后，思念拯救之恩，派刘唐捎书一封，携黄金百两，去郓城县探望宋江。先是，宋江曾慷慨解囊，代阎婆埋葬了亡夫。阎婆为了感激他，把女儿阎惜姣许给宋江做为外室。宋江特地为阎惜姣造下了乌龙院。不料阎惜姣又暗地爱上宋江的学生张文远。这天，宋江公毕来院，恰巧张文远先一步来到，阎惜姣把张文远隐藏起来，用冷淡的态度，企图激走宋江。宋江对阎惜姣的行为，亦略有风闻，因此，两人发生了冲突；宋江愤怒而去，发誓不再来乌龙院。阎惜姣为了与张文远做长久夫妻，二人商量等待时机，陷害宋江。及至宋江偶遇前来下书的刘唐，便拉他到一僻静酒楼叙谈。宋江匆匆收下一锭黄金，将金子 and 来信放入招文袋，并催促刘唐速返梁山。归途中，宋江遇见正在寻他的阎婆，被逼来到乌龙院。次日拂晓，宋江仓促取衣，挟袋出门，在开门时，不慎将招文袋遗落地上。阎惜姣醒来，拾到招文袋，并发现了宋江的秘密——梁山书信。宋江回来寻找招文袋。阎惜姣坦然承认是她拾得，并乘机要挟宋江：立刻写下休书，任凭改嫁张文远。宋江为了要回梁山书信，只得应允，不料阎惜姣拿到休书后，声言要在郓城县大堂上，才能交出梁山书信。宋江被迫无奈，将阎惜姣杀死。

注释

这是根据《水浒传》中的故事改编的一个传统剧目。本剧整理时，把歪曲宋江性格的地方，作了一些修改，增加了对阎惜姣性格的描绘。此外，并丰富了《刘唐下书》一场的内容，还加上了第一场《晁盖修书》，使全剧故事首尾更加完整。

根据《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第一集整理

【第一场】

（四喽兵引晁盖同上。）

晁盖	（点绛唇）	权臣当道，吸尽民膏，恨贪暴，聚集英豪。搅一个，江翻海倒。
	（念）	豺狼当道扰万民，怒劫生辰纲内珍。东溪村上风波起，搭救难忘宋公明。
	（白）	某，托塔天王晁盖。只因弟兄七人打劫生辰纲，不想大事泄漏，官府行文捉拿我等，多亏郓城县押司宋江仗义送信，我等才得投奔梁山。林教头火并王伦，众家哥推某为山寨之主。这梁山泊四下方圆八百里，纵横河港一千条，地势险要，我等弟兄正要在此养精蓄锐，不想济州府团练使黄安，又带领人马前来攻打。全仗军师妙计，众家兄弟英雄，生擒黄安，杀得官兵全军覆没。如今山寨初定，若不是宋公明搭救之恩，焉有今日！某有心请他前来共图大事，不知宋公明可愿上山。不免请吴军师商议商议。
	（白）	左右！
四喽兵	（同白）	有。
晁盖	（白）	有请军师。
四喽兵	（同白）	有请军师。
	（吴用上。）	
吴用	（念）	火并王伦安水泊，生擒黄安定梁山。
	（白）	参见大哥。
晁盖	（白）	军师少礼。请坐。
吴用	（白）	谢座。传唤小弟，有何商议？
晁盖	（白）	如今山寨初定，我等在此安身，皆是宋公明哥哥之恩。有心请他上山共图大事，军师以为如何？

吴用 (白) 此事不可冒昧。就请大哥修写书信一封，备就黄金百两，遣人送往郓城；一则酬谢相救之恩，再则打探公明哥哥意向，如有来意，再做道理。

晁盖 (白) 贤弟说得极是。待我修书。

(【急三枪】。晁盖修书。)

晁盖 (白) 命何人前往下书？

吴用 (白) 待小弟问来。

下面听者：如今晁大哥命人去往郓城县，与宋公明哥哥下书，何人愿往？

刘唐 (内白) 刘唐愿往。

吴用 (白) 刘唐进见。

刘唐 (内白) 来也。

(刘唐上。)

刘唐 (念) 平生胆气豪，交友蜜投醪。善恶最分明，生死等鸿毛。

(白) 参见大哥、军师。

晁盖、
吴用 (同白) 贤弟少礼。

刘唐 (白) 谢大哥。

晁盖 (白) 贤弟情愿去往郓城，与宋大哥下书吗？

刘唐 (白) 正是。

晁盖 (白) 你前番醉卧官殿，郓城公差俱都认识于你，如今我等又做了这样大事，郓城必有防备，只怕你去不得。

刘唐 (白) 公明哥哥是个侠义好汉，纵然为他而死，又待何妨！

吴用 (白) 只恐事机不密，有误大事。

刘唐 (白) 大哥，军师只管放心，小弟此去多加谨慎就是。若有差池，小弟甘当军令。

晁盖 (白) 好。这有书信一封，黄金百两，去到郓城见了宋大哥呵！

(西皮散板) 献上黄金和书信，
还向恩兄多问安；
水泊弟兄齐相盼，
看他可愿上梁山。

刘唐 (白) 遵命。

(西皮散板) 奉命去往郓城县，
山寨之事对他言；
黄金百两书一束，
顺说恩兄到梁山。

(刘唐下。)

晁盖 (西皮散板) 风云聚会尚如愿，

吴用 (西皮散板) 共为黎民解倒悬。

(四喽兵、晁盖、吴用同下。)

【第二场】

(张文远上。)

张文远 (数板) 娇滴滴，脆滴滴，心中思想阎婆惜。今日去到乌龙院，牛郎织女会佳期，会佳期。

(白) 学生张文远。自从跟随师父宋公明进得乌龙院中，与阎惜姣一见钟情；我二人来往甚密。这几日济州有公文到此，忙了数日，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到乌龙院中走走。

(二黄平板) 思佳人，想佳人，
思想佳人常挂在心。
移步儿来至在乌龙院，
叫声大姐快开门。

(白) 大姐开门来。

阎惜姣 (内白) 来了。

(阎惜姣上。)

阎惜姣 (二黄平板) 忽听双环响一声,
不知来的是何人。
用手儿开开了门两扇,
(张文远进门。)

张文远 (白)
(二黄平板) 哎呀妙啊!
有劳大姐礼相迎。
(阎惜姣关门。)

阎惜姣 (二黄平板) 搬一把椅儿三郎坐,
张文远 (二黄平板) 大姐玉体可安宁!
阎惜姣 (二黄平板) 问三郎为何不到乌龙院?
张文远 (二黄平板) 心中只怕一个人!
阎惜姣 (二黄平板) 问三郎怕的哪一个?
张文远 (二黄平板) 怕的是师父宋公明。
阎惜姣 (二黄平板) 那宋江他是狼来他是虎?
张文远 (二黄平板) 非狼非虎惧怕他三分。
阎惜姣 (白) 三郎, 你可好?
张文远 (白) 我好。大姐你可好?
阎惜姣 (白) 我也好。三郎这几日为何不到乌龙院中走走?
张文远 (白) 衙前有事, 少来拜望。
阎惜姣 (白) 这也难怪。
张文远 (白) 啊, 大姐, 手中拿的什么?
阎惜姣 (白) 红绣花鞋。
张文远 (白) 是哪个穿的?
阎惜姣 (白) 我妈穿的。
张文远 (白) 妈妈娘偌大年纪, 怎么还穿红绣花鞋?
阎惜姣 (白) 今天十四, 明天十五, 是我妈生日。作双花鞋与她老人家上寿的。
张文远 (白) 不是大姐提起, 我倒忘怀了。如此说来, 我明日礼到人不到。
阎惜姣 (白) 只要你人来, 礼不来不要紧的。
张文远 (白) 如此说来, 我礼到人也来。
阎惜姣 (白) 这不结了吗!
张文远 (白) 啊, 大姐, 这几日衙中事忙, 不曾来看大姐, 好像有许多言语要对你讲啊。
(阎惜姣微笑。)

阎惜姣 (白) 好吧, 你随我到卧房中去讲。
张文远 (白) 哈哈!
阎惜姣 (白) 正是:
(念) 东边日出西边雨,
张文远 (念) 看是无情却有情。
阎惜姣 (白) 三郎, 随我来!
张文远 (白) 来了, 来了, 来了。
(张文远随阎惜姣同下。)

【第三场】

众衙役 (内同白) 退堂啰!
宋江 (内白) 列位, 少陪了。
(宋江上。)

宋江 (二黄平板) 郓城县打鼓退了堂,
衙前来了我宋江。
(白) 卑人, 宋公明。在这郓城县衙当了一名押司。只因济州有公文到此, 命所属各县严防梁山。是我奉了太爷之命, 叠成公案行文下乡, 忙了数日, 今日才得闲暇, 不免去到乌龙院中散闷一回便了。
(二黄平板) 那晁盖打劫了生辰纲,
海捕公文来到了郓城县大堂;

宋江 (白) 不是啊。往日进得院来，到处收拾得干干净净，今日进得院来，画也未曾挂，地也未曾扫。幸喜是我一人前来，若是同着朋友前来，成什么样儿啊！

阎惜姣 (白) 哦，您说往日进得院来，地也扫啦，画也挂啦；今日进得院来，地上未曾扫，画也未曾挂。您要知道，我的心眼里。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尊驾您来呀！

(阎惜姣冷淡坐下。)

宋江 (白) 是啊，她没有打算我来，若是打算我来，早就收拾干净了。

阎惜姣 (白) 大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宋江 (白) 哟！怎么是我的不是了哪？

宋江 (白) 宋大爷进得院来，连个礼让也没有，你自己倒先坐下了。莫非有意轻慢宋大爷不成！

阎惜姣 (白) 哟！力把赶车——翻啦！

阎惜姣 (白) 我说，宋大爷。这乌龙院乃是您的银钱所置，有的是椅子，有的是凳子，你自己不会搬一把坐坐，难道说还要我抱着你、搂着你，这么大还要吃口“呷儿”吗！

宋江 (白) 哈哈，是啊。有的是凳儿，有的是椅儿，自己不会搬一把坐坐，难道还要搂着抱着不成！哈哈，倒是我的不是了。

(宋江搬椅靠近阎惜姣坐下。宋江无聊哼调。)

宋江 (白) 呃……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算什么呢？

宋江 (白) 与大姐谈谈心儿。

阎惜姣 (白) 哟，我的耳朵也不聋，您说话我听得见，你要知道，我恼的就是这个。

宋江 (白) 哦，大姐不喜欢。好，我把座儿搬过去。

(宋江搬椅离阎惜姣略远，坐下。)

宋江 (白) 大姐，你可好？

阎惜姣 (白) 我有吃的，有喝的，怎么不好呢！

宋江 (白) 哦！我也好。

(阎惜姣背向宋江。)

阎惜姣 (白) 谁问你啦！

宋江 (白) 不是啊，我问了大姐，大姐少不得就要问我啊。

(阎惜姣转脸，轻声。)

阎惜姣 (白) 没有那么大的工夫。

(阎惜姣做鞋，故意对宋江冷淡。)

宋江 (白) 大姐。手拿何物？

阎惜姣 (白) 你的帽子。

宋江 (白) 嗳，分明是鞋儿，怎么是帽儿。

阎惜姣 (白) 知道，你还问！

宋江 (白) 是哪个穿的呢？足下花鞋还是新的，怎么又做新鞋？

阎惜姣 (白) 为我妈做的。

宋江 (白) 妈妈娘焉能穿得这双花鞋？

阎惜姣 (白) 真是贵人多忘事。你不知道吗，今天十四，明天十五就是我妈寿诞之日。我做这双花鞋，是预备给她老人家上寿穿的。

宋江 (白) 哎呀，不是大姐提起，我倒忘怀了。这几日衙中事忙，恐怕我的礼到人不能到了。

阎惜姣 (白) 只要你礼到，人到不到不要紧。

宋江 (白) 哦哦，我礼到人也到。

阎惜姣 (白) 随你的便吧。

宋江 (白) 人人说道：大姐生得一双巧手，做得一手好针线。今日我要瞻仰，瞻仰。

阎惜姣 (白) 我们做的是阔粗针、大麻线，没有什么好看。

宋江 (白) 我要看看。

阎惜姣 (白) 一定要看？

宋江 (白) 一定要看。

(阎惜姣咬断线头。)

阎惜姣 (白) 那么给你看。

(宋江伸手接鞋。)

阎惜姣 (白) 哎哟，好肮脏的手呀!

宋江 (白) 啊! 我在衙中抄写墨卷，闹了一手墨迹，未曾净手，待我洗洗干净。

(宋江擦干。)

阎惜姣 (白) 好干净!

宋江 (白) 好了，拿来我看。

阎惜姣 (白) 当真要看?

宋江 (白) 要看。

阎惜姣 (白) 果然要看?

宋江 (白) 要看。

阎惜姣 (白) 那么给你看。

(阎惜姣将鞋掷在地下。)

宋江 (白) 啊! 方才你道卑人手脏，如今净手已毕，你将鞋儿掷在地下，难道就不肮脏吗? 你有意这样轻慢我宋大爷吗? 哼哼，这还了得!

阎惜姣 (白) 哟，一根筷子吃藕——又挑眼儿啦!

(阎惜姣拾鞋。)

阎惜姣 (白) 我说宋大爷，有道是，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踢。这个东西终久是要坏的。干吗这么生气呀! 你这么看，那么看。你看，你看!

(宋江冷笑。)

宋江 (白) 哈哈! 你讲得有理。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踢。它总是要坏的。

阎惜姣 (白) 你往哪里指?

(宋江不答，假装看鞋。)

宋江 (白) 好，这鞋儿果然做得好。

阎惜姣 (白) 哟! 你还知道好歹吗?

宋江 (白) 为人在世，哪有不知好歹的道理!

阎惜姣 (白) 你看它哪点好。

宋江 (白) 花儿好，瓣儿好，样儿好，这叫做好! 好! 好!

阎惜姣 (白) 您就得这么好，难道没有一点儿褒贬吗?

宋江 (白) 唔! 有点褒贬。

阎惜姣 (白) 什么褒贬?

宋江 (白) 颜色不对。

阎惜姣 (白) 哼! 既知道颜色不对，你就不该来呀。

(阎惜姣从宋江手中夺取鞋子，感觉言语过分，稍和缓。)

阎惜姣 (白) 哼! 又颜色不对啦!

宋江 (白) 大姐，往日我进得院来，你十分欢喜; 今日进得院来。这样的恼怒，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

阎惜姣 (白) 我有吃有喝，还会有什么心事!

宋江 (白) 我看你一定有心事。

阎惜姣 (白) 慢说没有心事; 哼，我就是有心事，你也猜不着。

宋江 (白) 慢说大姐的心事，就是县里太爷的心事，要是不猜便罢……

阎惜姣 (白) 要猜呢?

宋江 (白) 猜他个八九不离十。

阎惜姣 (白) 县太爷的心事你猜得着，可是我的心事你就猜不着。

宋江 (白) 一定要猜。

阎惜姣 (白) 你不要猜。

宋江 (白) 大姐听了。

(阎惜姣背身自语。)

阎惜姣 (白) 真讨厌。

宋江 (二黄平板) 宋公明坐至在乌龙院，
猜一猜大姐腹内之情：
莫不是茶饭不遂你的口?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头一猜——

宋江 (白) 猜着了?

阎惜姣 (白) 猜错了。
 宋江 (白) 怎么猜错呢？
 阎惜姣 (白) 想我们这样人家，吃的是鸡鸭鱼肉，也就是啦；难道说，还要吃什么龙心凤肝不成吗！不是的。
 宋江 (白) 哦，猜错了？
 阎惜姣 (白) 猜错了。
 宋江 (白) 哦，是了。
 (二黄平板) 莫不是衣衫不合你的身？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第二猜——
 宋江 (白) 猜着了。
 阎惜姣 (白) 你又猜错了。
 宋江 (白) 怎么又猜错了呢？
 阎惜姣 (白) 想我们穿的是绫罗绸缎，难道还要穿什么描龙绣凤不成！又不是的。
 宋江 (白) 哦。又不是的。呃，是了。
 (二黄平板) 莫不是街坊得罪了你？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一猜又猜错了。
 宋江 (白) 怎么又猜错了？
 阎惜姣 (白) 想那街坊是好街坊，邻居是好邻居。慢说没有得罪我，就是他们打算要得罪我，还要看宋大爷三分金面哪。
 宋江 (白) 唔，他们不敢得罪你？
 阎惜姣 (白) 对啊，他们都怕你。
 宋江 (白) 哦，是了。
 (二黄平板) 莫不是妈妈娘打骂你的身？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越猜越不对了。
 宋江 (白) 怎么越不对了？
 阎惜姣 (白) 想那妈妈娘她是我的妈；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我还敢把她老人家怎么样啊！不是的。
 宋江 (白) 好难猜也！
 (二黄平板) 这不是那不是是何意见！
 (宋江、阎惜姣同起立，宋江思索，阎惜姣冷眼旁观。)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猜不着就不要猜了。
 宋江 (白) 我一定要猜。
 阎惜姣 (白) 宋大爷天不早啦，好去办公去啦。
 宋江 (白) 今天没有事。
 阎惜姣 (白) 不要猜了。
 宋江 (白) 我一定要猜。
 (宋江思索。阎惜姣暗暗焦急，因房中藏着张文远，无意中伸出三指。宋江瞥见，误以为指自己。)
 宋江 (白) 大姐，你过来。我这一猜一定猜着了。
 (宋江伸三指。阎惜姣惊，以为宋江猜着。)
 阎惜姣 (白) 你猜猜。
 宋江 (二黄平板) 莫不是思想我宋公明？
 (阎惜姣见宋江仍未猜着，转镇定，假意敷衍。)
 阎惜姣 (白) 哟！真有你的。你才知道我想你呀！总算被你猜着啦。
 宋江 (白) 怎么，你是想我？
 阎惜姣 (白) 可不是想你吗！
 宋江 (白) 请坐，请坐。大姐，是怎样的想我？
 阎惜姣 (白) 我前天就想你。
 宋江 (白) 衙前有事。
 阎惜姣 (白) 昨天也想你。
 宋江 (白) 朋友请我吃酒。
 阎惜姣 (白) 今天又想你。
 宋江 (白) 今天想我？喏，喏，喏，我就来了。
 阎惜姣 (白) 今天想你可想得厉害。

宋江 (白) 怎样想的厉害?

阎惜姣 (白) 清早起来, 头也不梳, 衣也不整, 前厅跑到后院, 后院跑到厨房; 左手拿一碗凉水, 右手拿着蒜瓣, 喝口凉水, 咬口蒜瓣, 咬口蒜瓣, 喝口凉水。我就是这样想你。

宋江 (白) 这叫做“淡想淡想, 想断了肝肠”! 大姐, 你不是想我吧?

阎惜姣 (白) 谁想你? 你妹子想你! 你姐姐想你!

宋江 (白) 呀呸!

(二黄散板) 适才路过大街上,
有许多言语不中听。

阎惜姣 (白) 他们说什么?

宋江 (二黄散板) 话到舌尖我留半句,

阎惜姣 (白) 你说出来。

宋江 (二黄散板) 说出口来你难为人。

阎惜姣 (白) 什么难为人不难为人! 想我们妇道人家, 一要行得正, 二要坐得端, 三条大路走中间。

宋江 (白) 我问你这一?

阎惜姣 (白) 我一不作贼。

宋江 (白) 我问你这二?

阎惜姣 (白) 二……二不偷人家的。

宋江 (白) 这三?

阎惜姣 (白) 三……还有他妈的四呢!

宋江 (白) 你呀, 你就坏在这个三上了!

(二黄散板) 都道你私通了张……

阎惜姣 (白) 张什么? 张什么? 张什么?

宋江 (白) 没有什么张, 不说也罢。

阎惜姣 (白) 憋在肚里总是病, 说出来的好。

宋江 (白) 说出来难为情哪。

阎惜姣 (白) 不要紧, 你说吧。

宋江 (二黄散板) 人道你私通那张文远,
(阎惜姣闻言颓然坐下。)

宋江 (白) 张文远, 张文远, 是不是啊? 你的心事, 我会猜不着! 哼, 私通了张文远, 还要拿这个样儿来待我! 你你怎教人不寒心哪!

阎惜姣 (白) 呀!

(二黄平板) 被他猜破腹内隐情。
(白) 哎呀! 他怎么会晓得啦? 这怎么好? 有啦, 待我说几句好话, 打发他走了再说。哎哟, 我说这个宋大爷呀!

宋江 (白) 呀呸! 哪个不叫我宋大爷, 要你来臭奉承! 宋大爷呀, 还宋二爷呢。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不好, 那么宋先生。

宋江 (白) 呀呸! 哪个不叫我宋先生, 要你来叫我来先生。宋先生, 还宋后生呢。

阎惜姣 (白) 啊, 宋先生也不好, 那么还是宋大爷。
我说宋大爷, 我不会吃酒, 清早起来, 吃了几杯早酒; 酒言酒语就把您给得罪啦。我跟您闹着玩的, 干吗呀, 生这么大的气呀! 宋大爷, 您高高手儿, 我们就过去啦。宋大爷, 消消气吧。宋大爷, 宋大爷! 哎哟哟哟, 我的宋大爷呀!

(宋江乘机收篷。)

宋江 (白) 唔, 还是你会说话。这几句话, 说得我的气都无有了。哦, 你是吃了酒了?

阎惜姣 (白) 是啊, 我吃了酒啦。

宋江 (白) 大姐。从今以后, 酒要少饮。

阎惜姣 (白) 我戒酒啦。

宋江 (白) 少吃就是了。

阎惜姣 (白) 我一点也不吃啦。

宋江 (白) 这便才是。请坐。
(阎惜姣见宋江仍无动身之意, 企图用语言激走。)

阎惜姣 (白) 我说宋大爷, 你刚才说“张”——“张”什么?

宋江 (白) 没有什么“张”。

阎惜姣 (白) 你说来着。说吧。什么“张”？

宋江 (白) 哦，张文远。

阎惜姣 (白) 张文远是什么人？

宋江 (白) 是我的徒弟，又是衙中同事。

阎惜姣 (白) 哦！是你徒弟！白日在衙内作什么？

宋江 (白) 抄写墨卷。

阎惜姣 (白) 你们忙的时候，晚晌也住在一处吗？

宋江 (白) 是啊，晚来同室而眠。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话可漏啦。

宋江 (白) 漏了什么？

阎惜姣 (白) 我看别人没有私通张文远，我看你倒私通张文远啦！

宋江 (白) 唉，哪有男子私通男子的道理！不要胡言。

阎惜姣 (白) 你没有私通张文远，那么我呢？

宋江 (白) 你？你也无有。

阎惜姣 (白) 那么谁私通张文远哪？

宋江 (白) 是啊，哪一个也没有私通张文远。

阎惜姣 (白) 哼，眼前有一人私通张文远，你就是不敢惹她。

宋江 (白) 啊，哪一个私通张文远，我宋江不敢惹她？

阎惜姣 (白) 就是你的姐姐、你的妹子。

宋江 (白) 呀呸！
(西皮导板) 一言怒恼宋公明！
(宋公明、阎惜姣各搬椅子，互碰。)

宋江 (白) 哼哼，阎大姐。

阎惜姣 (白) 好说，宋大爷。

宋江 (白) 阎惜姣。

阎惜姣 (白) 宋公明。

宋江 (白) 阎婆惜！

阎惜姣 (白) 宋江！
(宋江冷笑。)

宋江 (白) 嘿嘿！我把你这个淫妇！

阎惜姣 (白) 好，你骂我是淫妇，那么你是王八，乌龟！

宋江 (白) 贱人，你放肆，大胆！
(西皮原板) 骂一声阎惜姣无耻的贱人。

阎惜姣 (白) 你嘴放干净点，不要骂人。

宋江 (白) (西皮原板) 曾记得那年遭荒旱，
你一家人三口来至在郢城。
遭不幸尔的父在店中丧命，
要葬你父无有纹银。
无奈何你的母将你来卖，
卖了银钱葬埋你父亲。
从清早卖到——
(西皮快板) 午时正，
由午时卖到日落黄昏。
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
衙前来了宋公明；
王婆求我来帮亲，
三十两银子葬你父亲。
要我纳妾我不允，
你母女口口声声要报恩。
我为你设下乌龙院，
绫罗绸缎穿在身。
珠翠满头多齐整，

宋江 (白) 唉！
 (念) 若要责人先责己，到底自己是还非！
 (白) 想当初，她父一死，王婆求我帮助她母女。本是一桩慷慨仗义之事，我为什么要受她们的报答？如今花了银线，惹下是非，不怪旁人；须怪自己。真个闹下去，岂不成了仗势欺人，不仁不义！唉，算了罢。
 (念) 一时糊涂少打算，失足上了无底船。受了许多肮脏气，
 (白) 噢！
 (念) 花了许多昧心钱。
 (白) 她不是我的妻，何必太认真！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说不来就不来。我不来——
 (宋江走几步，回身看。)
 宋江 (白) 哈哈！我再也不来了。
 (宋江下。)
 阎惜姣 (白) 宋大爷，宋公明。
 哼，他真走啦！待我开门看看。
 果然走啦。
 (阎惜姣闭门，开房门。)
 阎惜姣 (白) 三郎快来。
 (张文远上。)
 张文远 (白) 大姐，我师父可曾走去？
 阎惜姣 (白) 他已经走远了。
 张文远 (白) 如此，我也要走了。
 阎惜姣 (白) 你回来。
 张文远 (白) 作什么？
 阎惜姣 (白) 刚才我和宋江吵闹，你都听见啦？
 张文远 (白) 听见了。
 阎惜姣 (白) 我问你，你还是愿意作长久夫妻，还是愿意做短头夫妻。
 张文远 (白) 长久夫妻怎说，短头夫妻怎讲？
 阎惜姣 (白) 短头夫妻：你从今以后就不要来了。
 张文远 (白) 我怎样舍得了大姐你呀！
 阎惜姣 (白) 你既舍不得我，那么是多做长久夫妻啰？
 张文远 (白) 是呀。
 阎惜姣 (白) 要做长久夫妻，除非把宋江给害了。你刚才对我说宋江是私通梁山？
 张文远 (白) 只是疑心，并无实据。
 阎惜姣 (白) 那末你在外面访，我在家里访，访出此事，将他送到当官问罪，你我不就是长久夫妻了吗！
 张文远 (白) 好，我用心打探便了。告辞了。
 阎惜姣 (白) 回来！待我看看有人无人。
 (阎惜姣开门，向两面望。)
 阎惜姣 (白) 没有人。正是：
 (念) 二人定计二人知，
 张文远 (念) 莫要走漏这消息。
 阎惜姣 (念) 但愿害得宋江死！
 张文远 (念) 我与大姐永分离。
 阎惜姣 (白) 不，永不离。
 张文远 (白) 哦，永不离？
 阎惜姣 (白) 永不离。三郎，你要来的啊！
 张文远 (白) 要来的。大姐请。
 (张文远下。)
 阎惜姣 (白) 宋江啊宋江，管教你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阎惜姣闭门下。)

【第四场】

(刘唐上，走边。)

刘唐 (念) 发似朱砂面似虬，江湖人称赤发鬼。弟兄打劫生辰纲，不杀脏官却杀谁！

(白) 咱，刘……

(刘唐两边看。)

刘唐 (白) 赤发鬼刘唐。可恨宋王无道，不恤百姓，任用蔡京、高俅一班奸党，扰乱天下，万民不安。每逢蔡京生辰，各府、州、县都要与他送礼。他女婿梁士杰年年花银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献进京去，庆祝生辰。想这十万贯银子都是民脂民膏，这样不义之财，取之何害！俺就结识了晁盖、吴用等弟兄七人，在黄泥岗打劫了生辰纲。不想白胜又被济州官府拿问在监，一角公文去到郓城县捉拿我等，多亏宋公明哥哥舍命赶到东溪村送信，我等方得逃奔梁山。上山之后，结交了林冲。火并了王伦；活擒了济州团练黄安，杀退了济州的官兵。如今山寨初定，晁大哥和众家兄弟想起了宋公明这样铁铮铮的好汉，天高地厚之恩，长挂心头。因此，命俺刘唐带定黄金百两、书信一封去见宋大哥，以表我等心意。

(刘唐向前了望。)

刘唐 (白) 呀，看前面已是郓城县，就此趲行者。

(西皮导板) 宋王无道乱朝纲，

(西皮垛板) 蔡京、高俅似虎狼；
污吏脏官良心丧，
哪管百姓遭祸殃。
十万贯生辰纲，
收买那金珠宝贝装满了箱。
搜刮民脂民膏去媚上，
不由得英雄豪杰怨气满胸膛。
弟兄们七人在黄泥岗，
劫取那不义之财理所当。
白胜在济州遭罗网，
公文一角捉拿晁盖、吴用与刘唐。
及时雨仁义广，
真不愧侠义肝胆好汉是宋江。
东溪村送信将我们放，
有恩不报非豪强。
此一番去把那恩人访，
要把那心腹话儿细说端详。
甩开了大步我急忙往前闯，
龙潭虎穴要走一场。

(刘唐下。宋江上。)

宋江 (念)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白) 卑人宋江。只因晁盖等弟兄七人，打劫了生辰纲，济州行文捉拿他们，是我连夜送信，他们方得逃出虎口，投奔梁山……

(刘唐溜上。)

宋江 (白) 闻得他们生擒黄安，杀退官兵。如今济州官府招军买马，准备前往搜捕。中书省也牌行附近州郡并力围剿。晁盖倘有疏失，如何是好！偏偏他们又无书信前来，好叫我放心不下。

(刘唐自后面拍宋江肩。)

刘唐 (白) 宋押司，别来无恙？

(宋江一惊，急回身看，见刘唐，似识似不识，竭力思索。)

宋江 (白) 哦……

刘唐 (白) 押司，你不认得小弟了？

(宋江想不起。)

宋江 (白) 哦……

刘唐 (白) 嘿！你忘了，我们在东溪村会过的呀。

(宋江想不起。)

宋江 (白) 哦, 哦, 哦!

刘唐 (白) 真是贵人多忘事。
(宋江承认想不起。)

宋江 (白) 暖!

刘唐 (白) 待小弟实说了罢。

宋江 (白) 实说的好。

刘唐 (白) 小弟就是赤发鬼刘唐。
(宋江急阻。)

宋江 (白) 噤声!
(宋江两边望, 以手指刘唐跟走。刘唐随宋江同走圆场, 到酒楼。)

宋江 (白) 酒保, 酒保。
(酒保奔上。)

酒保 (白) 来了, 来了。
宋押司, 吃酒吗?

宋江 (白) 带路上楼。
(酒保引宋江同上楼, 刘唐跟上楼, 掩门。)

宋江 (白) 好酒、好菜快快取来。

酒保 (白) 是是。
(酒保取酒菜。)

酒保 (白) 酒菜来了。

宋江 (白) 好。去去。酒账明天再算。

酒保 (白) 是。
(酒保下楼, 下。刘唐自后出。)

刘唐 (白) 小弟拜见大哥。

宋江 (白) 哎呀, 贤弟啊! 贤弟, 你好大的胆! 中书省牌行各州, 要搜捕你等, 这郓城县防备甚严, 谁叫你来的? 倘有疏失, 如何是好!

刘唐 (白) 多承公明哥哥大恩搭救我等, 特地前来相谢; 纵然刀山剑树, 俺刘唐何惧!

宋江 (白) 好汉子! 请坐。

刘唐 (白) 有座。
(宋江斟酒, 举杯。)

宋江 (白) 贤弟请。

刘唐 (白) 大哥请。
(宋江斟酒。)

宋江 (白) 晁大哥好? 众家兄弟好?

刘唐 (白) 晁大哥, 众家兄弟好。都叫小弟问候金安。

宋江 (白) 多谢了。请。

刘唐 (白) 请。
(宋江、刘唐对饮。)

宋江 (白) 贤弟, 这时候不该冒险前来。

刘唐 (白) 如今山寨已定, 想起大哥救命之恩, 特命俺刘唐前来下书。书信在此, 大哥请看。
(刘唐将信递给宋江。宋江接信, 斟酒。)

宋江 (白) 贤弟, 你自斟自饮, 愚兄观看书信。
(宋江看信。)

刘唐 (白) 好, 请看。
(刘唐边饮边说。)

刘唐 (白) 晁大哥做了都头领, 吴用做了军师, 连林冲等共有十一位头领了。哦, 大哥, 你的酒冷了。
(刘唐饮酒, 斟酒。宋江看书信时面现紧张, 随声答应。)

宋江 (白) 哦, 哦, 哦。
(宋江读完, 将信收入招文袋中。)

宋江 (白) 知道了, 知道了。

刘唐 (白) 大哥, 看完了信了?

宋江 (白) 哦, 看完了。

刘唐 (白) 大哥。

(刘唐解下包袱, 在桌上打开。)

刘唐 (白) 这黄金一百两, 略表我等孝敬之心。请来收下。

宋江 (白) 且慢。你们初到山寨, 正要金银使用, 愚兄尚堪过活, 暂且放在山寨, 愚兄倘有缺一少二之时, 却会来取。请贤弟带回去罢。

刘唐 (白) 晁头领特命小弟再三拜上活命之恩, 无以为报, 送些人情聊表寸心。大哥不收, 教小弟怎样回山复命!

宋江 (白) 也罢, 待我留下一锭就是了。

刘唐 (白) 大哥, 一锭也是收, 十锭也是收。大哥, 都收下了罢。

宋江 (白) 贤弟, 愚兄是个直性汉子, 不会作假。

刘唐 (白) 这个……不是呵, 晁头领、吴军师令山如山, 大哥若是不收, 小弟回去必然受责。

宋江 (白) 既是山寨号令严明, 愚兄与你写封回书便了。

刘唐 (白) 大哥一定不收, 小弟只好从命。

(刘唐收起银包。)

宋江 (白) 贤弟, 愚兄不便留你住宿, 乘今夜月色明朗, 快快回山, 不可停留。见了诸位头领, 代我多多致意, 就说我不能亲自前去庆贺了。

刘唐 (白) 小弟遵命。大哥, 你的回书在哪里写?

宋江 (白) 这……

(宋江以手拍头思索, 无意中触及纸扇。)

宋江 (白) 呃, 有了。

(宋江取扇在手。)

宋江 (白) 这柄扇儿, 就当作回书吧。

(刘唐接扇注视。)

刘唐 (白) 大哥, 你们读书人真有些道道儿!

宋江 (白) 此话何意啊?

刘唐 (白) 你怎么知道小弟要来下书, 把回书早就写好了?

宋江 (白) 在哪里?

(刘唐举扇示宋江。)

刘唐 (白) 这不是吗?

宋江 (白) 这不是回书, 这是朋友赠的闲文。

刘唐 (白) 怎么, 这是闲文?

宋江 (白) 闲文。

刘唐 (白) 这, 咋, 咋, 咋……

(刘唐自惭。)

刘唐 (白) 嘿嘿! 这就是俺刘唐吃了不识字的了。

(刘唐将扇藏起。)

刘唐 (白) 大哥, 小弟就此拜别了。

宋江 (白) 贤弟啊!

(西皮摇板) 回山致意众头领,
代我宋江问安宁。
中书省行文各州郡,
募兵要将水泊平。
贤弟处处要谨慎,
速离虎口莫久停。

刘唐 (白) 大哥。

(西皮流水板) 多蒙你仗义救了命,
我不惧一死来报恩。
弟兄们叫我带一信,
要大哥上山把事成。
衙中差使早辞退——

(宋江看楼下, 下楼, 刘唐随下楼。宋江两面望, 见门外无人, 让刘唐先行。)

刘唐 (白) 大哥。
(西皮摇板) 盼你早早到山林。

宋江 (白) 此事还要从长计议。贤弟，郓城县耳目甚多，下次不可再来涉险。前途珍重，愚兄不能远送了。

刘唐 (白) 知道了，知道了。
(刘唐前行数步，回身。)

刘唐 (白) 宋大哥，宋大哥。

宋江 (白) 贤弟何事？

刘唐 (白) 你那封书信呢？

宋江 (白) 哦！
(宋江急向袋中取视。)

宋江 (白) 哦，在这里，在这里。

刘唐 (白) 宋大哥，这小小押司，你做他则甚；还是去到梁山，我保你做……

宋江 (白) 噤声！
(刘唐急住口，四顾。宋江挥手命刘唐速行。刘唐拱手告别。)

刘唐 (白) 请！
(刘唐下。宋江回顾两侧。)

宋江 (白) 哎呀，险哪！若是被公差们看见，岂不惹出一场大祸！也罢，快快回去将这书信焚烧。以免后患。正是：
(念) 天涯海角有时穷，人到何处不相逢！交友莫交无义汉，自古英雄识英雄。
(宋江下。)(1)

【第五场】

(阎婆上。)

阎婆 (念)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白) 老身阎氏。只因女儿阎惜姣苦苦恋着张文远，不该得罪了宋公明，惹得宋大爷许久未曾来到乌龙院中走走。老身也曾去至衙中寻找，怎奈他避不见面。我们的过活全在宋大爷的身上，定要找着于他。我不免再到别处，寻找寻找便了。
(二黄平板) 恨女儿生来太任性，
有了新人抛撇了旧人。
宋大爷慷慨不吝啬，
女爱俏来我爱金银。
(白) 哎呀，那旁好像是宋大爷来了。待我迎上前去。
(【水底鱼】。宋江上，见阎婆欲回避。)

阎婆 (白) 宋大爷，巧得很，遇见了。
啊，宋大爷，请回，请回。老身看见了。

宋江 (白) 哦，我道是谁，原来是妈妈娘！我有要事，改日再见。少陪，少陪。
(阎婆拉住宋江。)

阎婆 (白) 慢来，慢来。老身寻找多次，是你贵人多忙。难得见着。只怪我那小妮子不知高低，言语冒犯了宋大爷；我是定要教训于她，命她与宋大爷陪罪。正好今晚在此相遇，来，来，来。同到乌龙院走走。

宋江 (白) 有话改日再谈，我衙中事忙，实是摆脱不开，乌龙院改日再去。

阎婆 (白) 暖，也不知哪个嚼舌根的，飞言飞语挑拨了宋大爷，这些日子不到乌龙院走走。宋大爷，我们母女二人下半世的过活，都是要靠宋大爷的身上。宋大爷，闲言闲语不要轻信，我女儿在家苦苦的盼望你呢。好，快快随老身去吧。

宋江 (白) 你不要缠我，我实是衙中事忙，分身不开。改日再来。

阎婆 (白) 我女儿在想你，你怎好不去！倘若我女儿有了差错，如何是好？况且这般时候，衙中还有什么公事。宋大爷。你不随我走，老身今天是死也不放你的呀。
(阎婆强拉宋江走。)

宋江 (白) 你不要这样拉拉扯扯，大街之上被人看见，成什么样儿啊！

阎婆 (白) 只要宋大爷肯去，我就不拉不扯。

宋江 (白) 好，我随你前去也就是了。

阎婆 (白) 如此，宋大爷来呀。
 (二黄平板) 我女儿为你常愁闷，
 夫妻恩情海样深。
 (阎婆行至乌龙院门前，宋江停步不进。)
 阎婆 (白) 宋大爷请进。
 (宋江无可奈何，进门，阎婆随进。)
 阎婆 (白) 宋大爷在此请坐，待我唤女儿下楼。
 宋江 (白) 且慢，你不要叫她下楼，我坐坐就要走的。
 阎婆 (白) 好好，我不叫她就是，可是你不要走。
 我唤女儿下楼。
 啊，儿啊。
 阎惜姣 (内白) 做什么？
 阎婆 (白) 快些下楼来吧，你的三郎来了。
 阎惜姣 (内白) 妈呀，是哪一个三郎？
 阎婆 (白) 哎呀，我若说宋三郎来了，她是定然不肯下楼。也罢，我就糊里糊涂的说一下也就是了。
 儿啊，是你心爱的三郎来了。
 阎惜姣 (内白) 妈呀，你问他：这几日为何不到乌龙院中走走？快将他罚跪庭前，等女儿梳洗完毕，再来发放。
 阎婆 (白) 哦，是了。
 啊，宋大爷，我女儿将你怪下来了。
 宋江 (白) 怪我何来？
 阎婆 (白) 她问你这几日为何不到乌龙院中走走，要将你罚跪庭前，梳洗完毕，再来发放于你哟。
 宋江 (白) 你弄错了罢？
 阎婆 (白) 我并未弄错哇。
 宋江 (白) 她说的不是我宋三郎。
 阎婆 (白) 暖，她说的是你呀。
 宋江 (白) 她说的是张三郎。
 阎婆 (白) 她说的是你。
 宋江 (白) 你不要叫她下楼，若再叫她，我就要走了。
 阎婆 (白) 哦，不叫她。请坐，请坐，待我打杯茶来与你用。
 怎好不叫她下楼！待我来问问她梳洗完了没有。
 啊，女儿，梳洗完了，快快下楼来吧。
 阎惜姣 (内白) 来了。
 (阎惜姣上。)
 阎惜姣 (二黄平板) 忽听三郎到来临，
 轻移莲步下楼行。
 (阎惜姣下楼。)
 阎惜姣 (二黄平板) 我这里忙把三郎问——
 (宋江、阎惜姣对看，阎惜姣失望，气恼。)
 阎惜姣 (二黄平板) 原来却是对头人！
 (白) 我说妈呀，你也老糊涂了。宋三就说宋三，张三就说张三，说什么是心爱的三郎来啦！
 阎婆 (白) 儿啊，宋大爷待我们有许多好处，上前说几句好话，陪个礼儿也就是了。
 阎惜姣 (白) 娘啊！
 (二黄平板) 我与他藕断丝也断，
 露水夫妻有的什么情！
 阎婆 (白) 快快不要这样讲话，宋大爷是喜欢你的。啊，儿啊！你去与宋大爷说上几句好话也就完了。
 (阎婆拉阎惜姣，阎惜姣推拒。)
 阎惜姣 (白) 要去你去，我是不去。
 阎婆 (白) 哼！这还了得，这还了得，还是这个脾气！哼。

宋江 (白) 啊, 宋大爷, “若要好, 大让小”, 她小你大, 你就说两句好话, 也就完了。
(宋江推开阎婆。)

阎婆 (白) 我与她赔礼? 我是不去。
不去就罢! 你一推, 她一搯, 我偌大年纪, 倘若有个三长两短, 看你们是怎样得了!
啊, 我也老糊涂了, 有道是: 夫妻无隔夜仇。我不免将他二人扯上楼去, 过了一夜, 这满天云雾俱都散尽了。我就是这个主意。
啊, 宋大爷, 我们到楼上去。

宋江 (白) 我是不去。
阎婆 (白) 啊, 女儿, 随我到楼上去。
阎惜姣 (白) 我不去。
(阎婆一手拉宋江。)

阎婆 (白) 宋大爷。
(阎婆一手拉阎惜姣。)

阎婆 (白) 我的儿。你们随我来呀!
(二黄平板) 你二人重入巫山境,
有道是久别胜新婚。
(白) 宋大爷, 请上楼。
(宋江无奈, 上楼。阎婆向阎惜姣。)

阎婆 (白) 听娘的话, 上去。
(阎婆催阎惜姣上楼, 阎婆随上楼。宋江、阎惜姣对坐, 互不理睬。宋江起立。)

宋江 (白) 我有事。我要走了。
阎婆 (白) 宋大爷坐坐。不要走, 不要走。
阎惜姣 (白) 你有事, 我还有事呢。我要下楼。
阎婆 (白) 奴才, 还不快快坐下, 坐下!
宋江 (白) 我要下楼。
阎惜姣 (白) 我要下楼。
(阎婆左右拦阻。)

阎婆 (白) 暖!
(阎婆向宋江。)

阎婆 (白) 你也不要走。
(阎婆向阎惜姣。)

阎婆 (白) 你也不准动。你二人坐在这里, 我去拿茶来。
(阎婆出门, 闭门。)

阎婆 (白) 待我将门儿倒扣。
(阎婆扣门。)

宋江 (白) 外面不要落锁。
阎婆 (白) 里面不要上门。怕你二人不说话!
(阎婆一面下楼、关大门、落门, 一面自言自语。)

阎婆 (白) 我女儿年轻不懂事, 老身吃了一辈子的苦, 人也老了。正是:
(念) 老景催人去, 年华似水流。受尽饥寒苦, 总是为钱愁。
(白) 唉! 老了。
(阎婆下。【起更鼓】。宋江、阎惜姣同起立, 对看。阎惜姣对宋江故作不屑状。宋江面现气恼。阎惜姣就座倚桌而眠。宋江开窗察看天色, 关窗, 脱下外衣置架上。检查报文袋中的书信、黄金。将黄金放入袋中, 拟将书信焚毁, 觉不妥, 置袋中, 将袋和外衣同放一处。【起初更鼓】。)

宋江 (白) 暖! 不想今晚又宿乌龙院中, 我好悔也!
(二黄平板) 听瞧楼打罢了初更时分,
闷闷无聊独自沉吟。
我本当温一温旧日的情分,
(白) 暖!
(二黄平板) 她将我当作了陌路之人。
啊啊啊, 陌路之人。
(宋江困倦, 倚桌而眠。【起二更鼓】。阎惜姣睡醒。)

阎惜姣 (白) 呀!
(二黄平板) 谯楼上打二更自思自问,
不由我想起了旧日恩情。
我本当上前去将他搂定,
(白) 暖!
(二黄平板) 阎惜姣要与他永断葛藤。
啊啊啊, 永断葛藤。
(阎惜姣倦, 入睡。【起三更鼓】。宋江睡醒。)

宋江 (白) 暖!
(二黄平板) 听谯楼已过三更尽,
怒火阵阵朝上升。
我这里上前去与她争论——
(宋江想。)

宋江 (白) 暖!
(二黄平板) 大丈夫作事三思而行。
啊啊啊, 三思而行。
(宋江入睡。【起四更鼓】。阎惜姣醒。)

阎惜姣 (白) 呀!
(二黄平板) 听谯楼打罢了四更尽,
惜姣起下杀人心。
我这里用剪刀将他刺死——
(阎惜姣取剪刀在手, 欲刺宋江, 想, 将剪刀放下。)

阎惜姣 (白) 暖!
(二黄平板) 犹恐连累了老娘亲。
啊啊啊, 老娘亲。
(【起五更鼓】。【鸡啼】。宋江睡醒, 离座, 推窗, 见天色已明, 困倦地走至架前, 取招文袋, 检点袋内的书信和黄金, 将袋口带子系好, 挟在左臂腋下, 取衣搭在在肩上, 用手拉门, 觉门外已扣上。)

宋江 (白) 妈妈娘开门来, 妈妈娘开门来! 天已亮了, 开门哪! 开门, 开门!
(宋江见无人应声, 双手用力拉门。袋落地上, 未觉。门启, 宋江急举步下楼。拨去大门门, 开门出外。)

宋江 (白) 下次再也不来了。
(宋江下。阎惜姣醒转。)

阎惜姣 (白) 他走啦! 搅了老娘一夜没有好睡。不来最好, 免得老娘生气。只怕大门还开着, 待我下楼去看看。
(阎惜姣举步, 脚触招文袋。)

阎惜姣 (白) 哎哟! 是什么东西绊了我一下?
(阎惜姣俯身拾起袋子。)

阎惜姣 (白) 哦, 原来是宋江的讨饭袋。很沉哪, 看看是什么?
(阎惜姣掏出黄金。)

阎惜姣 (白) 原来是一锭金子。有啦, 留着给三郎买东西吃。
(阎惜姣将金子藏入怀中, 掏出书信。)

阎惜姣 (白) 还有书信一封。这信已经拆过的。我看看, 写的什么。
(阎惜姣读信。)

阎惜姣 (白) “公明大恩兄台下”, 原来受过他的恩惠的。我看看是谁写来的, “通家弟兆益顿首拜”, 兆益! 兆益? 不对。
(阎惜姣看。)

阎惜姣 (白) “晁……晁盖”。哎呀! 是梁山晁盖呀! 三郎常听人言, 宋江和梁山有来往, 不想真此事。我和三郎想做是长久夫妻, 苦的是没有拿着他的把柄, 不想今天得着真凭实据。只说吊桶落在井里, 谁想井也会落在吊桶里。今天撞在老娘手内, 岂肯放他过去! 他丢了此物, 必然回来寻找, 待我等着他便了。

宋江 (内白) 啊!
(宋江神色气促上。)

宋江 (白) 哎呀, 且住! 昨夜偶宿乌龙院中, 失落了我的招文袋, 内有黄金一锭, 书信一封。想这黄金事小, 那书信乃是晁大哥所寄, 若被旁人捡去倒也还好, 若被贱

人拾去，我的性命休矣！这，这，这……也罢！我不免回楼寻找。

（宋江进院，一路留神寻找，上楼。阎惜姣闻宋江上楼声，假装入睡。宋江进房后四处寻觅，不见袋子，呆思半晌，回忆方才取袋、挟袋、取衣、开门动作，肯定袋子是在开门时遗落的。想到一定是被阎惜姣拾去，更形焦急。）

宋江（白） 是我自不小心，是我自不小心。
啊，大姐醒来，大姐醒来，大姐醒来！

（阎惜姣假作睡醒。）

阎惜姣（白） 哟，宋大爷，你不是走了吗？

宋江（白） 唔，我走了，又回来了。

阎惜姣（白） 你干吗又回来呀？

宋江（白） 我失落一件东西。

阎惜姣（白） 敢是你那只讨饭的口袋吗？

宋江（白） 呃啊！着，着，着！就是那只讨饭的口袋。你快快把还与我，快快把还与我！

阎惜姣（白） 哟，干吗那么着急呀！你想，别人捡着了还能给你吗？往后得小心点。

（阎惜姣示袋。）

阎惜姣（白） 是这个吧？拿去！

（阎惜姣掷袋于地。）

宋江（白） 是，是，是。

（宋江见袋，稍宽慰，舒气拾袋。）

宋江（白） 人言阎大姐待我宋江虚请假意，如今看来是真情真意，日后我要另眼看待。

（宋江发觉袋子轻。）

宋江（白） 啊，大姐，这里面有黄金一锭啊。

阎惜姣（白） 黄金哪！哼，老太太下台阶——存啦。

宋江（白） 是啊，我本来就是预备送与大姐买花儿戴的。

阎惜姣（白） 哼，谢谢您，我不领情。

宋江（白） 本来预备送与大姐买花儿戴的。

（宋江摸袋。）

宋江（白） 啊，大姐，里面还有书信一封？

阎惜姣（白） 书信哪！我问你，是谁写给你的？

宋江（白） 是朋友所寄。

阎惜姣（白） 书信上面写的什么？

宋江（白） 不过是平安问候而已。

阎惜姣（白） 什么平安问候，分明是你私通梁山。

（宋江急捂阎惜姣口，阎惜姣推开宋江。）

宋江（白） 哎呀，大姐呀！你念在往日的情分，你，你，你，把还与我吧。

阎惜姣（白） 你要书信，却也不难，你给我一个了断。

宋江（白） 什么叫做了断？

阎惜姣（白） 吃衙门饭的还不懂得了断吗？

宋江（白） 我就是不晓得了断。

阎惜姣（白） 就是你写封休书，把我给休了。

宋江（白） 你非我妻，写的什么休书！

阎惜姣（白） 你不写？

宋江（白） 我不会写。

阎惜姣（白） 不写就不写。我告辞啦。

宋江（白） 且慢！往哪里去？

阎惜姣（白） 我到我妈房里睡觉去。

宋江（白） 你不要睡觉去，我与你写就是了。

阎惜姣（白） 你与我写，你与我写！

宋江（白） 我与你写，我与你写。

（宋江向两面看。）

宋江（白） 大姐，写不成了。

阎惜姣（白） 怎样写不成？

宋江（白） 这楼上无有纸笔墨砚。

阎惜姣 (白) 你来看!
 (阎惜姣取出纸、笔、墨、砚。)
 阎惜姣 (白) 这不是吗?
 宋江 (白) 啊, 大姐, 你早如此心吗?
 阎惜姣 (白) 早有此心。
 宋江 (白) 久有此意?
 阎惜姣 (白) 老实告而你, 不是一天啦。
 宋江 (白) 好。我与你写, 我与你写, 我与你写。
 阎惜姣 (白) 你与我写, 你与我写, 你与我写!
 (宋江研磨, 拂纸, 提笔欲写。)
 阎惜姣 (白) 慢着! 我念你写。
 宋江 (白) 原要你念我写。念来!
 阎惜姣 (白) “立休书人宋江”。
 (宋江写。)
 宋江 (白) “立休书人宋江”。
 阎惜姣 (白) “休妻阎惜姣”。
 (宋江停笔。)
 宋江 (白) 休妻阎惜姣。
 阎惜姣 (白) 要写休妻。
 宋江 (白) 你非我妻, 教我写什么休妻!
 阎惜姣 (白) 好, 就妾, 妾, 妾。
 (宋江写。)
 宋江 (白) 往下念。
 阎惜姣 (白) “任凭改嫁张”……
 宋江 (白) 张什么? 立早章? 弓长张? 又张了!
 阎惜姣 (白) 让他把我给问住啦! 嘿, 有书信做把柄, 还怕他不成!
 简直告诉你罢: 任凭改嫁张文远。
 宋江 (白) 哈哈! 如此看来, 都是真的了! 别人都可以嫁, 就是不能嫁他。
 阎惜姣 (白) 我一定要嫁他。
 宋江 (白) 一定不许嫁他。
 阎惜姣 (白) 你写是不写?
 宋江 (白) 不许嫁。
 阎惜姣 (白) 不许嫁, 就不嫁。我告辞啦!
 宋江 (白) 哪里去?
 阎惜姣 (白) 到妈房里睡觉去。
 宋江 (白) 也罢。让你嫁他就是了。
 阎惜姣 (白) 那么你给我写! 你给我写! 你给我写!
 宋江 (白) 我与你写, 我与你写, 我与你写。
 (宋江写。)
 宋江 (白) “任凭改嫁张文远”。
 拿去!
 阎惜姣 (白) 拿来。
 (阎惜姣接休书看。)
 阎惜姣 (白) 宋大爷, 这纸休书, 慢说一张, 十张百张, 一千张也没有用。
 宋江 (白) 要怎样才能算得?
 阎惜姣 (白) 要你打上手模足印。
 宋江 (白) 呀呸! 我宋江一不休妻, 二不卖子, 我打的什么手模足印!
 阎惜姣 (白) 你不打?
 宋江 (白) 不会打。
 阎惜姣 (白) 不打就不打! 我告辞啦!
 宋江 (白) 你又到你妈房里睡觉去!
 阎惜姣 (白) 唔, 让你猜着啦。你与我打, 你与我打, 你与我打!
 宋江 (白) 我与你打, 我与你打, 我与你打。

(宋江以大拇指蘸墨，打手印。阎惜姣欲取休书，宋江抢夺在手。)

阎惜姣 (白) 你给我，快拿来。

宋江 (白) 慢来。你将书信还我，我便与你休书。

阎惜姣 (白) 哟，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你给了我休书，难道我还逃得出你的手吗？

宋江 (白) 唔，谅你也逃不出宋大爷的手掌。拿去！

(阎惜姣接休书念。)

阎惜姣 (白) “立休书人宋江……任凭改嫁张文远。”张文远！
宋大爷，您辛苦啦！受累啦！

宋江 (白) 岂敢，岂敢。

阎惜姣 (白) 我告辞啦。

宋江 (白) 哪里去？

阎惜姣 (白) 我到我妈房里睡觉去。

宋江 (白) 大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阎惜姣 (白) 我哪有那么多的不是啊。

宋江 (白) 大姐，你要写休书，我与你写休书；你要嫁张文远，就让你嫁张文远；你要打手模足印，就与你打上手模足印，三件事儿件件依从，你不还我的休书哪！哈哈，你欺人忒甚哪！

阎惜姣 (白) 哦，我明白啦。听你之言，是问我要那梁山的书信！

宋江 (白) 正是。

阎惜姣 (白) 书信不能在这里给你。

宋江 (白) 哪里还我？

阎惜姣 (白) 郓城县大堂上去给你。

宋江 (白) 那郓城县他是狼？

阎惜姣 (白) 不是狼。

宋江 (白) 是虎？

阎惜姣 (白) 不是虎。

宋江 (白) 吞吃我宋江不成？

阎惜姣 (白) 虽非狼虎，你也要惧怕他三分。

(阎惜姣见宋江震惊，紧逼。)

阎惜姣 (白) 三分！三分！

宋江 (白) 哎呀，大姐啊！念在往日之情，你把与了我吧。

阎惜姣 (白) 走开！

(宋江恳求。)

宋江 (白) 大姐把还与我。

阎惜姣 (白) 走开！

(宋江哀恳。)

宋江 (白) 大姐！

阎惜姣 (白) 近前来。

(宋江走近阎惜姣，阎惜姣猛打宋江一个嘴巴。)

阎惜姣 (扑灯蛾) 开言骂宋江，
私通那梁——

(宋江急用手捂阎惜姣口，阎惜姣推开宋江手。)

阎惜姣 (扑灯蛾) 梁山上。
你要我还你的书信哪！
哼哼！
随我到公堂。

(宋江愤极举手还击阎惜姣。)

宋江 (扑灯蛾) 大骂阎惜姣，
敢把我宋江欺！
你今不还我的书信哪——
哼哼！

阎惜姣 (白) 哼哼！

宋江 (白) 哼哼！

阎惜姣 (白) 哼哼!
 (宋江怒极, 抓住阎惜姣衣领。)

宋江 (白) 大姐, 我劝你还我的好。
 阎惜姣 (白) 我不给你, 你怎么样?
 宋江 (白) 不还我, 我就要哇——
 阎惜姣 (白) 你要骂我?
 宋江 (白) 我不……不骂你。
 阎惜姣 (白) 你要打我?
 宋江 (白) 我不……不比你。
 (宋江从靴统中拔出匕首。)

阎惜姣 (白) 你还敢拿刀杀了我吗?
 宋江 (白) 哈哈, 我就杀了你。
 (宋江刺杀阎惜姣, 从尸身上取出黄金, 藏在身上, 取出休书, 撕碎, 搜出书信急忙烧毁。)

宋江 (白) 今将她杀死, 待我逃走。唉! 好汉作事好汉当, 岂肯连累妈妈娘! 待我叫妈妈娘来。
 (宋江下楼。)

宋江 (白) 妈妈娘快来。
 (阎婆上。)

阎婆 (白) 宋大爷, 你起来得太早了。
 宋江 (白) 唔, 你女儿性情不好。
 阎婆 (白) 这是你宋大爷惯得她, 请看在我的分上。
 宋江 (白) 看在你的分上? 我将她杀死了。
 阎婆 (白) 啊! 现在哪里?
 宋江 (白) 随我上楼。
 (宋江、阎婆同上楼。)

宋江 (白) 在这里。
 (阎婆抚尸大哭。)

阎婆 (哭) 哎呀, 儿啊!
 宋江 (白) 不许你哭, 尸首移下去!
 阎婆 (白) 这是她自己该死。看在老身分上, 买一口棺木盛殓了她吧。
 宋江 (白) 这有黄金一锭, 你去准备棺木, 盛殓于她。
 阎婆 (白) 我一时心慌, 忘了路径。
 宋江 (白) 随我来。
 (宋江引阎婆同下楼, 出门。阎婆两边张望, 大声喊叫。)

阎婆 (白) 宋江杀人了! 宋江杀人了!
 (阎婆打宋江一巴掌, 拖住宋江不放, 互扭, 同下。)

(完)

(1)如接演《杀惜》, 则宋江不念诗, 亦不下场, 阎婆紧接上。